

第三章 请愿

靠近壁炉铁围栏的地方，比利时驻沪领事馆的仆人弯下身子用火钎向烧红的煤堆撩拨几下，通红的火星纷纷直往上冒，冲向墙里的烟囱。火星引领的火焰将壁炉的砖墙映成猪肝色。

十二月的严寒，毫不留情地宣示给大地封冻。从关得严严实实的玻璃窗户望外看，近处，领事馆平坦的绿草地被冻成冰的雪被裹盖，垂下密密冰凌白雪的松树枝，露出被雪掩住的树皮，显得特别黑。远处，外滩那边的哥特式尖顶、巴洛克圆柱、灰融融的窗户、花岗石的屋基们像陷入深思的雕像，默默看着水量充沛、江面宽阔的黄浦江托住大小船只，阴沉沉地奔向更远的地方。江水的另一端，黄浦江和苏州河接壤的地方，外白渡桥的铁灰色桥身，配上坨坨积雪，给这缺了太阳眷顾的风景，添上一笔，构成一幅完美的灰、白、黑的炭笔画。

壁炉里反射出的火光和枝形吊灯的灯光叠加在一起，却将这间比利时领事馆里最大的会议室，染成温暖的橘黄色。在这里，窗帘、墙纸、椅套、地毯，全是一个格调的古板图案。精工细雕的玻璃展示橱里，除了满清官员赠送的巨大景泰蓝花瓶，日本七宝烧瓷瓶外，还有从刚果购来的仿古陶器，以及仿希腊神话的铜器。展示橱上方墙上挂着一幅用镀金石膏镜框框起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的肖像。

灯光和跳跃的火光照着会议厅中央的铺绿呢狮脚桃花心木会议桌。围着桌子的二十四把高背臂椅靠门的那一半空着，靠窗的那一半坐满。多位兼任会审公廨陪审官的各国驻上海外交官正在这里开会。他们是本月领事团值星主席德国总领事希默博士(Dr Schirmer)、会议发起人英国总领事法磊斯(Fraser)、会议东道主比利时总领事薛佛(Siffert)、分管法

律的比利时副领事荷尔(Hers)、英国分管法律的副领事韩德雷(Handley-Derry)、美国副领事哈雷(FW Hadley)、意大利领事托利纳诺(Toledano)、日本领事品川忠道(Okamoto)、以及代表挪威和荷兰领事出席会议的两国秘书。

这天的会议，本来是为答复上海华人总商会请愿领事团改革会审公廨而召开的，但是出了一件更紧急的事，迫使英国总领事法磊斯需要利用各方领事聚集比利时领事馆的机会，和各国同僚立即沟通。

作为一个老练的外交官，法磊斯挑听众最感兴趣的话题开始沟通。

“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各国为修建沪宁铁路贷款的银行可以放心了，华南英军总司令安德森中将请我转告各位，大英陆战第四团将负责守卫沪宁铁路，租界里的军工厂已实现完全机械化操作，每天可生产5万发子弹，这个军工厂将为保护租界的部队补充弹药，这样陆战第四团就可以不依赖从香港输送军火，长期驻扎下去，直至中国的这场动乱结束。”

“法磊斯领事，您看到结束动乱的隧道尽头的曙光啦？”德国总领事希默博士问。博士的脸长着强烈的日尔曼人特征，薄削的嘴唇，挺拔的鼻子，细小的鼻孔，突出的方下巴，浓眉之下，一双湛蓝的眼睛。他是本月领事团的值星主席，因此想当然地成了今天会议的主席，尽管他并不主导领事团在会审公廨里的操作。

“如果我说看到了隧道尽头，但是还没有看到曙光，各位满意吗？”法磊斯狡黠地回答。

“我理解您的意思是说，出了隧道，还是看不到光明，因为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意大利领事托利纳诺首先领悟法磊斯的意思。托利纳诺长得又矮又胖，除了耳根和后脑有连成一片的乌黑拳发外，头秃得像玻璃球。他有一双小而肥厚的手，对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配合做出一种富于表情的手势。

“这事还真给阁下说对了。”法磊斯用欣赏意大利人反应够快的口气说。“武昌的革命军已经宣布停火，袁世凯的军队停留在河南，中止向安徽进攻。这场中国的动乱好像

火车耗尽最初的势头，就要在隧道尽头停下。但是各地传来的暴力行为并没有停止，陕西首府西安爆发一万五千名满洲人被杀的可怕事件，在福州、杭州、南京都有很多满洲人遭到屠杀。我们同情革命党的理念，但是我们绝不这些针对平民的暴行背书。这就是隧道外的黑暗，而这辆火车上现在有两位司机：袁世凯和孙文博士。只有这两位司机都踩煞车，这辆火车才会停下。”

法磊斯把话拉到主题：“今天是12月15日，再过3天，也就是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孙博士的代表伍廷芳就要在上海开始和平谈判。这场谈判是我们西方外交官本着维护满清中央政府地位、促成中国立宪改革的立场，好不容易促成的。我们终于看到隧道的尽头了，但是，”法磊斯耸耸肩，停顿一下，“就在昨晚，我收到朱尔典公使(Newell Jordan)急电，英、日、美、德、法、俄等国决定改变维护满清中央政府地位的立场，改为对立宪还是共和采取中立态度，停止对满清政府借款，而促成这一立场改变的居然是各租界的西方商人！有些神通广大的商人，包括上海租界的商人，疏通本国议会，促成本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并且提出商人代表要跟各国外交官一起列席中国内战双方的和谈。最后，总算给我们外交官面子，朱尔典公使通知我，由驻沪领事团决定列席和平谈判的商人代表人选。各位明白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档事了吗？请发表意见，租界里的哪位商人最适合当这个代表？”

领事们这才弄清法磊斯绕了一个大圈子想说的主题。挪威和荷兰的代表立即表示由英国领事决定人选，然后让他们把人选带回去请上司批准。意大利领事托利纳诺，日本领事品川忠道，却觉得商人要参加交战双方的和谈，简直不可思议，家狗咬家狗，野狗别参和。对此，必须请示本国总领事后才能明确表态。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必须在今天确定这个商人代表的人选，”法磊斯语气温柔，态度坚定地说。

“可不可以今天先推出一个人选，然后让各位带回去讨论，明天再作最后决定？”美

国副领事哈雷充当和事佬。他会合起双手，放在胸前，好像在祈祷。每逢要说服别人时，他总做这个动作。

“就这么办吧，法磊斯总领事，您有人选吗？”讲究效率的德国总领事希默博士直爽地问。

“我提议卜内门(Brunner Mond)公司总经理、上海电气公司大班爱德华里德立(Edward Selby Little)当代表。”

“谁是爱德华里德立？”

“凭什么选他？”

法磊斯不慌不忙地回答：“里德立先生是一个四面讨好的人选。8年前，他当过《苏报案》革命党被告的证人，帮助革命党被告免于引渡给满清，跟革命党人从此结下交情；4年前，里德立先生的电气公司为慈禧太后安装电灯，在满清眼里，他是个靠得住的生意人；在租界，他担任过两界工部局董事，为租界侨民办过不少事；最后，他的中文能力在租界里公认是最出色的。所以，我推荐里德立先生当代表。”

法磊斯没有说出第5个理由：爱德华里德立是英国人，让他出席中国内战的和谈，必然加强大英帝国对和谈进程的影响。多一个同胞在和谈桌上敲敲边鼓，胜过另一国异胞在和谈桌上唱反调。

不言而喻，这个没有说出口的理由，恰恰使德国总领事希默博士不能接受英国总领事法磊斯推荐的人选。希默博士提出德华银行大班更适合当那个代表，因为德华银行近年对满清的贷款数目不下于英国汇丰银行，而且德华银行是第一个跟革命军做军火生意的洋商，所以德华银行跟满清和革命党双方都有比里德立更现实的交情。如果说，对满清贷款算得上是交情，那么华比银行大班也应该放在候选人名单上，比利时总领事薛佛提出又一个人选，他的潜台词是，如果英德两个大国的总领事都不能接受对方的人选，那么为什么不考虑接受比利时的人选，作为折中妥协呢？

眼看一场没完没了让谁当洋商代表的争辩，就要在壁炉烧得通旺的会议厅里展开，但是，却被轻轻的敲门声打断。

“请进，”比利时领事薛佛吩咐。

开门进来的是穿着燕尾服的领事馆礼宾秘书，他彬彬有礼地问，“上海总商会的代表到了，能带他们进来吗？”

“这些中国人倒是很准时，”法磊斯看了一下怀表，然后环望桌上的领事们，仿佛用目光在问：好吧，伙计们，出席和谈的代表人选怎么介决？

美国副领事哈雷再次充当和事佬，他双手合在胸前，提议把英、德、比三国提出的代表人选带回去，明天中午之前各国领事馆书面通知英国总领事法磊斯中意哪位候选人，然后凭得票多少，决定哪位候选人当商人代表出席和谈。

“就这么办，我等候各国的通知。现在，请原谅我跟薛佛总领事退席去休息室，因为下一个会议应该由各国专管会审公廨的领事出席。”法磊斯向各位点头致意后，和薛佛一齐跟着礼宾秘书离开会议厅。

礼宾秘书很快领着十一位将厚呢大衣或皮袄留在衣帽间的华人，回到会议厅。

领事们离座跟华人们打招呼，礼宾秘书作了介绍：为首的是这行人的代表高易律师事务所的容定律师，后面十位是上海总商会总理周金缄、上海总商会协理严子均（他父亲是上海总商会的创世人严信厚）、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沈敦和，上海总商会资深会员曾兆麟（他父亲曾少卿是前上海总商会会长）、上海总商会秘书朱立慈、广东纺织公会会长邓德民、四明银行总经理曹景卿，以及姓罗、姓王、姓邵的三位上海总商会议董。老实说，要领事们一下子记住这么多华人的名字是不可能的，除了容定律师，因为容定有一个英文名字：亚力山大。

八位领事回到会议桌靠窗那一头坐下，十一位上海总商会的华人代表在会议桌靠门的另一头坐下。中间空着五个座位，好像是两个营盘之间的壕沟。

容定戴上夹鼻眼睛，从随身带来的牛皮公文包里取出一些准备好的文件，代表总商会用英语说明来意：

“各位领事兼会审公廨陪审员先生，请允许我代表上海总商会对领事团安排这次会议表示感谢。今天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改善会审公廨的现状提出我们的看法。大英法磊斯总领事在11月10日上海光复五天后发给领事团和会审公廨的公开信里说的：‘大量华人在租界生活、经商，因此存在着一个会审公廨来处理刑事和民事案件。为了生活在租界的华洋居民的福祉，这个会审公廨以及附属的监狱必须继续运作。因此，作为临时措施，从即日起，领事团任命会审公廨的中方主审官留在原处，在领事团的督导下办公。’先生们，即使作为临时措施，对会审公廨的这种督导是不合法的。”

容定放下手里的文件，向领事们引经据典地指出不合法的原因。

会审公廨虽然设在租界，却是一个中国法庭，原因在于在租界里设立西洋政府管辖下的法庭来裁判华人是同《南京条约》冲突的。《南京条约》给予的领事裁判权仅局限于洋人告洋人的案子，或华洋混合的案子。本着这样的条约精神，1864年，英国领事和满清上海道台商定，在英国领事馆设立一中国公堂，称为“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然后在1869年，这个“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经驻华公使团和满清总理衙门商定升格为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无论是“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还是会审公廨，都没有扩大领事裁判权。无论是“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还是会审公廨，这个公堂都是租界里的中国司法机构。

“现在上海弃清独立了，但是中国内战双方都继续承认《南京条约》，也没有听说任何一方，包括大英帝国，要修改《南京条约》，那么请问领事团对会审公廨的督导，法律根据何在？请尊敬的领事们给予回答，谢谢。”容定说罢，像辩护律师盘问证人一样看着领事们。

“容律师，您和您的中国朋友们误会了。”美国副领事哈雷跟会议主席德国总领事希默博士交换一个眼色后，代表兼任会审公廨陪审员的领事们回答。“按照惯例，会审公

廨的中方主审官签发传票，当值副领事会审官副签传票，但是11月上旬，中方主审官逃跑，捲走所有诉讼人所缴的交保金或罚款，传票程序停摆，审判无法开庭，出于无奈，领事团才接受法磊斯总领事的建议，出钱接管会审公廨的运行，这全是临时措施，临时措施，中国朋友们，您们要谅解呀。”

“领事团为了不使租界出现混乱，采取临时应变措施，我们中国人能理解。可是现在上海租界内外已经安定下来，领事团还要继续这么做，至少会削弱会审公廨的功能，各位领事先生，明白这点吗？”

削弱会审公廨的功能？领事们都露出狐疑的神色，有的甚至微微摇头。这位亚力山大容律师，个子不高，喝的洋墨水却不少，他倒底要说什么？

“是的，领事团接管会审公廨是削弱会审公廨的功能！”容定像知道领事们在想什么，直截了当地指出，“为了复查案子，每一个法庭都有它的上诉法庭。请告诉我，现在谁是会审公廨的上诉法庭？从前，如果是华人案子，上诉法庭是道台衙门或江苏巡抚衙门，如果是洋人案子，上诉法庭是英国驻华最高法院。现在，谁是华人案子的上诉法庭？根本没有！一个没有上诉法庭的会审公廨，功能不是削弱了？”

会议厅里静的只听到壁炉里的燃煤声。

容定黝黑的脸色并没有因为谈话的内容激化而起表情变化，他继续说：“会审公廨里的中方主审官使用满清法务部颁发的《六法全书》审案判案，这部《六法全书》目前得到革命党的大体认可。但是，督导会审公廨的领事团并不懂《六法全书》，领事团使用的是西方通用法典。用西方通用法典督导《六法全书》，既很滑稽，也不可行。这是对会审公廨的功能另一个削弱！”

“容律师，”会议主席德国总领事希默博士觉得容定的话必须用事实来驳倒。“满清的上海道台逃跑了，革命党至今还没有成立一个西方各国承认的政府，领事团是在租界的唯一代表国家主权的机构，接管会审公廨，是为了保存会审公廨。对于这个事实，您不会

否认吧？”

领事们严峻地注视着容定。

“领事团接管会审公廨这个事实，我承认。但是，领事团是要保存会审公廨，还是消灭会审公廨？”容定反问。

“当然是要保存会审公廨。”

“既然如此，领事团凭什么改变会审公廨是中国人的法庭这一基本性质？会审公廨的法律依据是1869年公布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其中第1条规定：‘凡有華民控告華民，及洋商控告華民，無論錢債與交易各事，均准其提訊定斷。並照中國常例審訊。第2条规定：若案情只係中國人，並無洋人在內，即聽中國委員自行訊斷，各國領事官無庸干預。’现在，领事团接管会审公廨后，规定每堂审问必须有中方主审官和洋人陪审官同时坐堂，这是显而易见的干预，中方主审官成了领事团派驻会审公廨的雇员。请问，这样来看，领事团是在保存会审公廨，还是消灭会审公廨，不是很清楚吗？！”

如果说，开始的时候，领事们出于外交礼仪，对容定的发言保持礼貌的沉默，那么，此刻的领事们，再也不能安于默不出声。亚力山大容显然比任何一个满清官僚难缠，他是专业律师，他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一个预设的圈套，一个不留神会让你往前一步摔个眼青鼻肿。

不知是出於紧张，还是被壁炉的火焰烤热，领事们脸色通红，交头接耳，互传纸条。与他们对照的却是上海总商会十位代表的冷静观望。不是每一位总商会的代表都听得懂英文，但是容定预先对他们打过招呼，介绍过自己的策略，所以他们对会议桌上的洋人反应，没有意外，更少惊讶。

会议主席德国总领事希默博士跟其他领事，特别是跟美国副领事哈雷短促商议后，似乎有了应对的答案。他双手握着椅臂，抬起下巴，一板一眼地说：“容律师，您指出的只是现象，不是本质。华人社团认为领事团要消灭会审公廨是多虑的。为了使百万华人跟我

们洋人能和睦相处，我们愿意打开耳朵，倾听华人社团的意见。请说一说，按照中国朋友的意思，怎样做，才能熄灭会审公廨要被消灭的疑虑？”

容定早有准备，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只牛皮纸大信封和另外一叠纸，看了看，“感谢阁下给我这个机会，我们请愿如下三项来改善会审公廨的现状。第一，11月7日，会审公廨采纳美国陪审官哈雷领事的提案，规定洋人陪审官和华人主审官共同坐审每台官司，对此，我们要求恢复洋人陪审官只有（！）在华洋混杂的官司里，才能和华人主审官共同坐审的惯例；第二，12月2日，领事团规定会审公廨的一切账目，按月向领事团报账，对此，我们要求这份账目报告的拷贝同时送发公共租界里的主要中文报刊；第三，针对会审公廨目前没有上诉法庭，对会审公廨缺乏司法审核的缺陷，成立一个12人的华洋混合委员会，其中6位华人成员由华人社团推选，6位洋人成员由洋人社团推选组成。这个混合委员会将代替领事团，向会审公廨问责。这是上述请愿的正式文本，请领事团收下。”

容定离开座位，走到会议桌最靠窗的那一头，将牛皮信封双手递给希默博士。后者打开没有加封的信封盖，将里面的信拿出来，传给其他领事阅看。

对于容定代表上海总商会提出的三项请愿，领事们大致觉得第一项可以理解，但是并不可接受；第二项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第三项太意外了，不知该怎么对待。

“各位领事，会审公廨的现状，租界内外百万华人都在盯着看，对我们的请愿，不宜拖延。现在，请告诉什么时候可以答复我们的请愿。”容定似乎不愿看到壁炉降温，又添了一把煤，把温度升得更高。

意大利领事托利纳诺想出一个主意，他隔着两个座位，费劲地将自己的想法压低声音告诉希默博士，边说边做手势，引得会议桌另一端的华人都朝他看。

希默博士喜上眉梢，按照托利纳诺的建议，回答容定：“您提出的建议部分超出我们在座几位的权限，所以无法告知什么时候可以给您答复。”

“我没有看错的话，会审公廨的三位常务陪审官英、美、德三国的领事都在这间屋子

里，如果您们都没有权力答复我们的建议，那么，我想把我们的愿望正式告知英国总领事法磊斯，刚才进门的时候，我看到他就在休息室里，请他过来一趟，各位不会反对吧？”容定露出不肯轻易罢休的样子。

希默博士不知道容定在打什么主意，但是他不便拒绝容定的要求。他转向英国副领事，“这是一个好主意，韩德雷先生，劳驾去休息室问一下，法磊斯总领事能否移驾光临本会？”

“悉听尊命。”

不消一刻钟功夫，法磊斯总领事和韩德雷副领事出现在会议厅。

法磊斯从副领事那里已经瞭解到上海总商会请愿的内容，所以他略微看了一下希默博士递来的请愿书，就拣了一把最靠近华人的空椅子坐下。

“亚力山大容先生，请允许我对您们请愿的各项做个背景解释。”法磊斯把纸放在桌上，“第一项，11月7日，会审公廨采纳美国（副领事）哈雷先生的提案，让洋人陪审官和华人主审官共同坐堂每一次审案，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是扩大领事裁判权，真是这样吗？不，这样做实际上却是为了最终结束领事裁判权！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讨厌领事裁判权，但是，中国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在泱泱大国中国的领土上实施外国的领事裁判权？实在是因为中国本土的法律太原始，充满不文明的地方，例如1869年公布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的第1款就明文规定‘凡有華民控告華民，及洋商控告華民，無論錢債與交易各事，均准其提訊定斷。並照中國常例審訊，准其將華民刑訊、管押，及發落枷杖以下罪名。’请问，根据国际通用的法律，我们洋人能认同这类中国式的‘刑訊’吗？当然不能，这就是领事裁判权存在的原因。哈雷先生的提议，让洋人陪审官和华人主审官一齐坐堂，就是为了渐渐改去中国法律中那些不文明的地方，让中国的法律最终跟上国际通行的法律，到那一天，就可以终止领事裁判权，这难道是一件该指责的事情吗？我们西方人说话算数，不信的话，请问问一下在座的日本领事品川忠道先生。1858年，西方列强跟他的国家日本签定

通商条约，其中就有领事裁判权，经过36年的改革，1894年，日本跟西方列强重新定约，结束领事裁判权。请品川忠道领事告诉容律师和他的中国朋友，我说的是事实吗？”

品川忠道，在座中最年长的一位，用带浓重日本口音的英语说：“事实确实如此，今天的日本已经跟西方列强平起平坐。”

“容律师，知道了这个背景以后，您和您的中国朋友们还坚持请愿中的第一项吗？”法磊斯和气地问。

在法磊斯作以上长篇答复时，总商会华人代表中几位懂英文的，比如说沈敦和等人，不断向其他华人代表低声翻译，所以华人代表都听懂英国总领事的意思，但是没有人露出认同的神色。

容定当即做了反驳。“法磊斯总领事先生，领事团让洋人陪审官和华人主审官共同坐堂，即便是出于一片好意，在华人社会里产生的恶感远远操过改良中国司法的好处，因为，这种做法没有征得任何中国方面的同意！在我们提出请愿建议的第三项，成立12人的华洋委员会，取代领事团督导会审公廨，就是针对这个毛病所设的。如果，总领事先生把我们的三项建议前后连贯起来看，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反对让洋人陪审官和华人主审官不分案情共同坐堂！”

“好吧，既然这三项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就把解决第一项的答案先搁一下，”法磊斯又拿起纸看了一眼，“第二项是要领事团公佈会审公廨的每月财务。领事团没有义务这么做，因为从前上海道台衙门也没有向民间公佈会审公廨的每月财务。当然，出于照顾华人社会的感受，我可以建议让工部局每月向领事团抄录这份财务报告，然后允许报界去工部局档案室查阅，各位觉得这样行吗？”

总商会的华人代表纷纷点头。

“很好，我们正在取得进展。再来看第三项，组织一个6位华人6位洋人的华洋委员会代替领事团。。督导会审公廨，”法磊斯边念边微微皱眉，好像嘴里尝到苦酒。“容律

师，能不能纯清一下这6位华人是谁？”

“这个做法是仿效西方的陪审团制度和工部局的董事会制度，从民间推选租界华人社会里声望良好的6位人士担任，和6位洋人坐在一起，督导会审公廨运行，同时兼任复审案子的职责。”

“这不成了会审公廨的上诉法庭吗？”

“是的，正好弥补会审公廨现在没有上诉法庭的缺陷。”

“那么根据什么权利，这6位华人能跟洋人一起督导会审公廨呢？”

“‘无代表不纳税’，这是大英帝国立宪的根本法《大宪章》里说的。百万华人是上海租界里的主要纳税人，他们应该在管理自身的司法制度里有发言权。”容定底气十足地回答。

“这是一件出入很大的事情，难怪各位要拉我进来讨论，”法磊斯展开眉宇，显出已找到答案。他对德国总领事希默说：“希默博士，您是条约法专家，请告诉大家建立会审公廨的基础。”

“会审公廨是以《南京条约》和《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为基础所建立的法庭。”

“6位民间华人要参与督导这样的法庭，请您谈谈可行吗？”法磊斯又问希默。

德国总领事恍然明白了英国总领事的暗示，他沉下脸对会议桌另一端的华人们说：“《南京条约》和《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都是代表主权国家人士签定的条约。民间人士，无论社会声望多好，社会地位多高，都不能跟代表主权国家的人士相提并论。如果领事团答应各位的请愿，让民间人士参与督导会审公廨，那就是篡改《南京条约》和《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满清政府正在垮台，革命党还没有成立正式政府，在这些条约某一方缺席的档口，条约里尚存的另一方，也就是西方列强，有权力维护条约，但是，没有权力把缺席一方的权力转让给民间人士。”

“说得好！”法磊斯微笑着说，然后他转向脸色比窗外的天空更阴沉的容定，“容

律师，请告诉您的中国朋友们，领事团只能和真正代表中国主权的人一起讨论怎样督导会审公廨。在这个档口，在上海，谁是中国主权的真正代表？是还在北京紫金城里的满清？还是闸北的沪军都督府？还是在座的各位华商成功人士？我们西方人并不清楚。我真诚地等待你们中国人之间很快把谁能代表中国主权这件事搞定，然后，我们西方人会很乐意和真正代表中国主权的人坐下来，认认真真讨论如何改进会审公廨。今天的讨论我看就到此为止。这张请愿书我代表领事团收下，以后等谁是中国主权的代表明确后，可以用作讨论参考。从下个月起，领事团会将把会审公廨的每月财务报告让工部局存档，允许报界人士查看。还有什么问题吗？各位先生以后有什么需要，请不要犹豫，敬请光临，大英领事馆对各位随时敞开大门。”

十分钟后，华人请愿代表们无精打彩地离开了比利时领事馆。

容定没有回律师事务所，而是登上自备马车去爱文义路（北京西路）100号。那里是他的英国学长伍廷芳的家。身为沪军都督府外交部长的伍廷芳，很关心上海总商会向领事团请愿的事。容定觉得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他请愿的结果。

天空中正在下雨夹雪，在雨点和雪片之间飘荡着无数白色的小水珠。容定的马车车轮碾出一道道泥泞的车辙，很快被溶化的雪水填满。

容定在车内，心情降到冰点。